

梁启超全集

第一集

论著一

梁启超 著

汤志钧 汤仁泽 编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梁启超全集

第一集

论著一

梁启超 著
汤志钧 汤仁泽 编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梁启超全集』（14ZDB042）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梁启超全集. 第一集, 论著一/梁启超著; 汤志钧, 汤仁泽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3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ISBN 978-7-300-16843-2

I. ①梁… II. ①梁…②汤…③汤… III. ①梁启超(1873—1929)-全集 IV. ①B259.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11263 号

策划编辑 王琬莹 杨宗元

责任编辑 李红

ISBN 978-7-300-16843-2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梁启超全集 第一集 论著一

梁启超 著

汤志钧 汤仁泽 编

Liang Qichao QuANJI Di-yi Ji Lunzhu Y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85 mm×260 mm 16 开本

印 张 50.75 插页 5

字 数 799 000

邮政编码 100080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980.00 元 (全二十集)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学术秘书 赫晓琳 李 岚

邹爱莲

郭成康 潘振平 徐兆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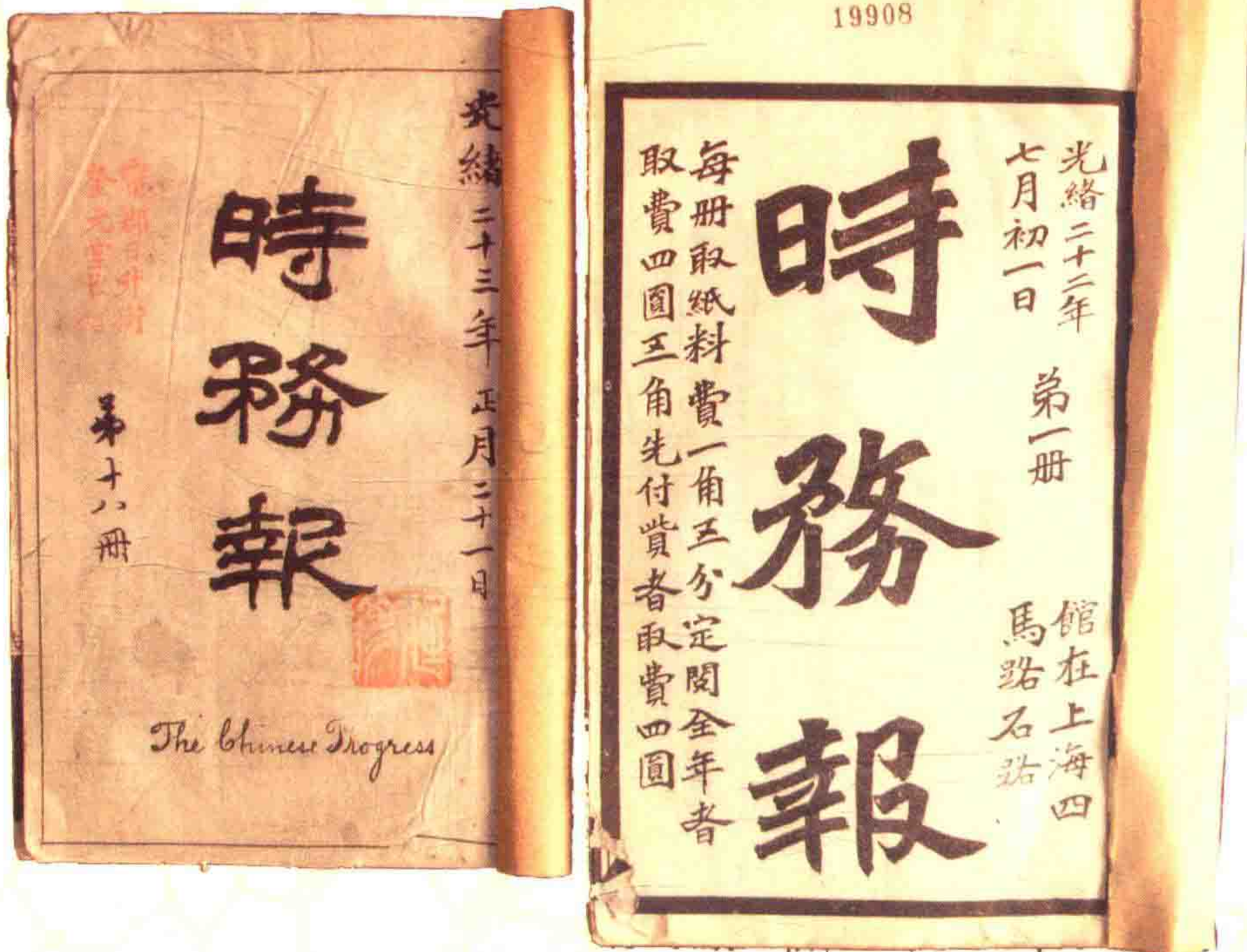
委 员 卜 键 朱诚如 成崇德

执行主任 马大正 崔建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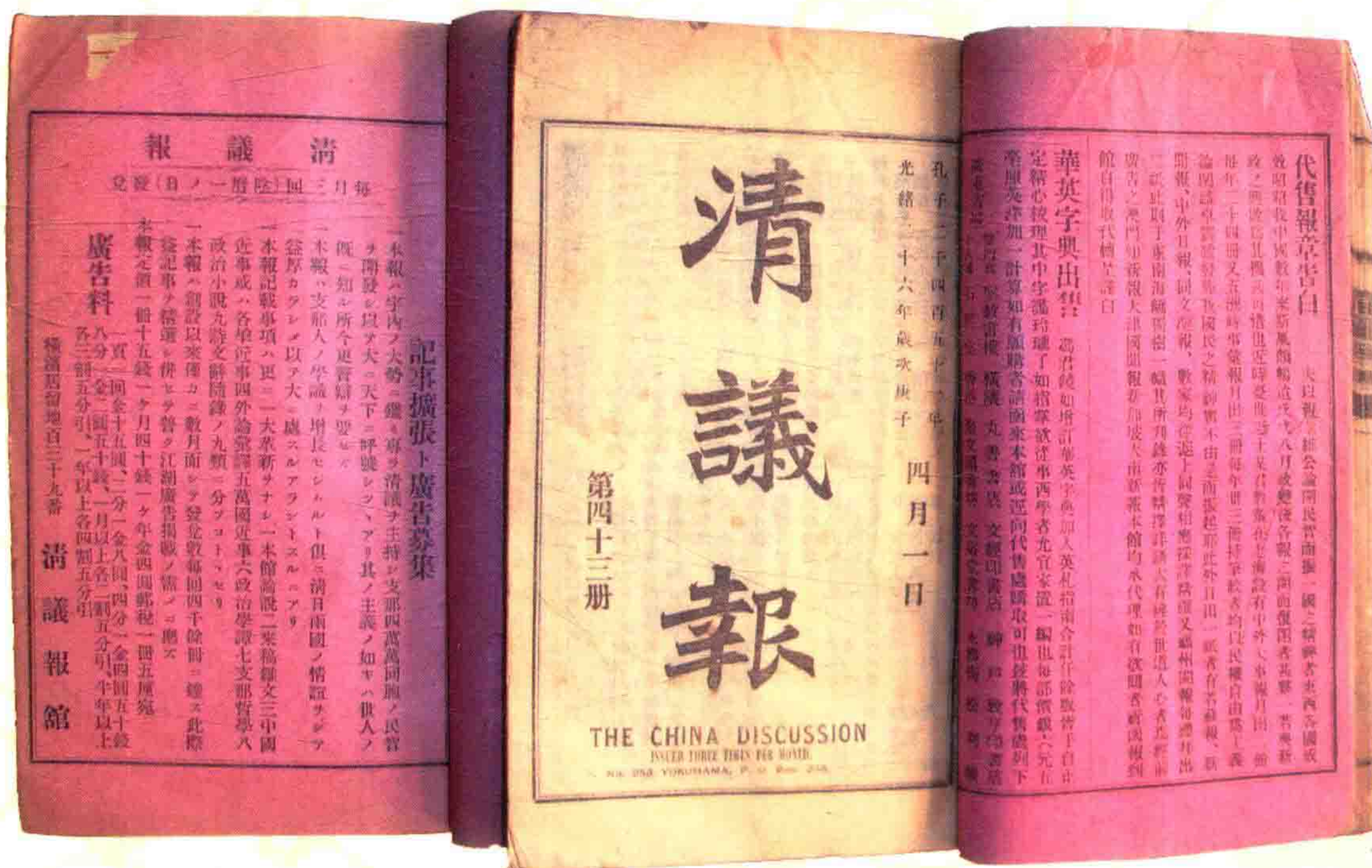
主任 戴 逸



梁启超像



《时务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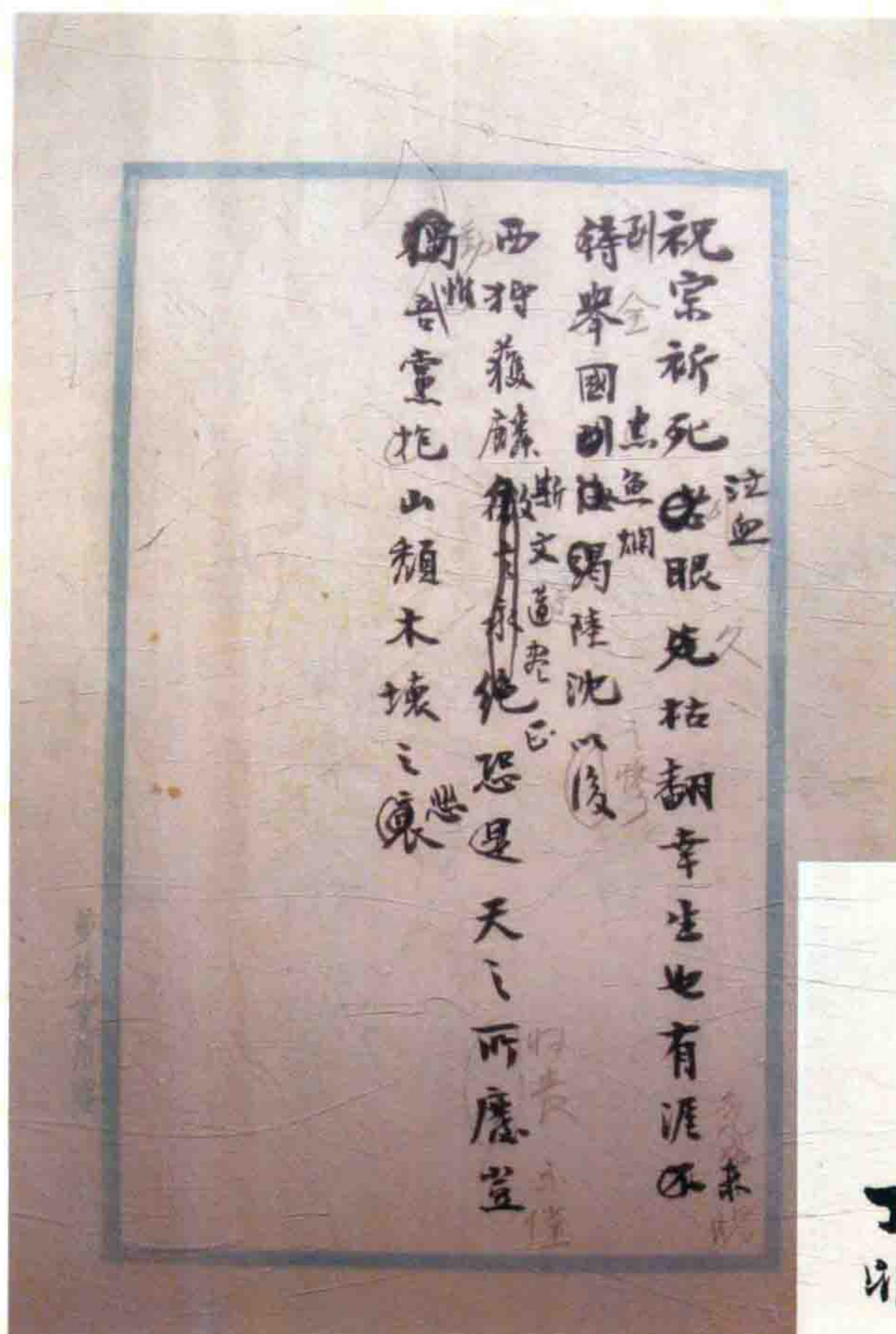
《清议报》

大總統鈞鑒。前奉者。聖鑒。何。據。秋。暑。臥。病。並。
 自。久。開。親。瞻。望。空。勞。孺。德。近。以。變。更。國。體。之。論。
 沸。騰。中。外。王。憲。之。允。以。為。若。子。亦。已。極。老。終。
 時。機。尤。最。宜。審。擇。今。之。謬。倡。異。論。者。徒。見。其。
 利。未。計。其。害。輕。於。發。難。實。以。搖。及。大。局。心。務。不。敢。
 有。所。瞻。忘。輒。為。一。文。披。登。名。相。與。商。推。匡。救。謹。
 先。錄。於。前。呈。
 鈞。覽。了。當。以。又。屬。稿。之。時。痛。楚。不。能。自。制。慶。
 北。思。報。也。屢。矣。獨。念。受。我。大。總統。知。遇。之。深。矣。心。不。謂。危。而。不。以。告。殊。恐。
 大。人。以。是。為。上。之。義。也。不。曰。齊。人。莫。如。我。敬。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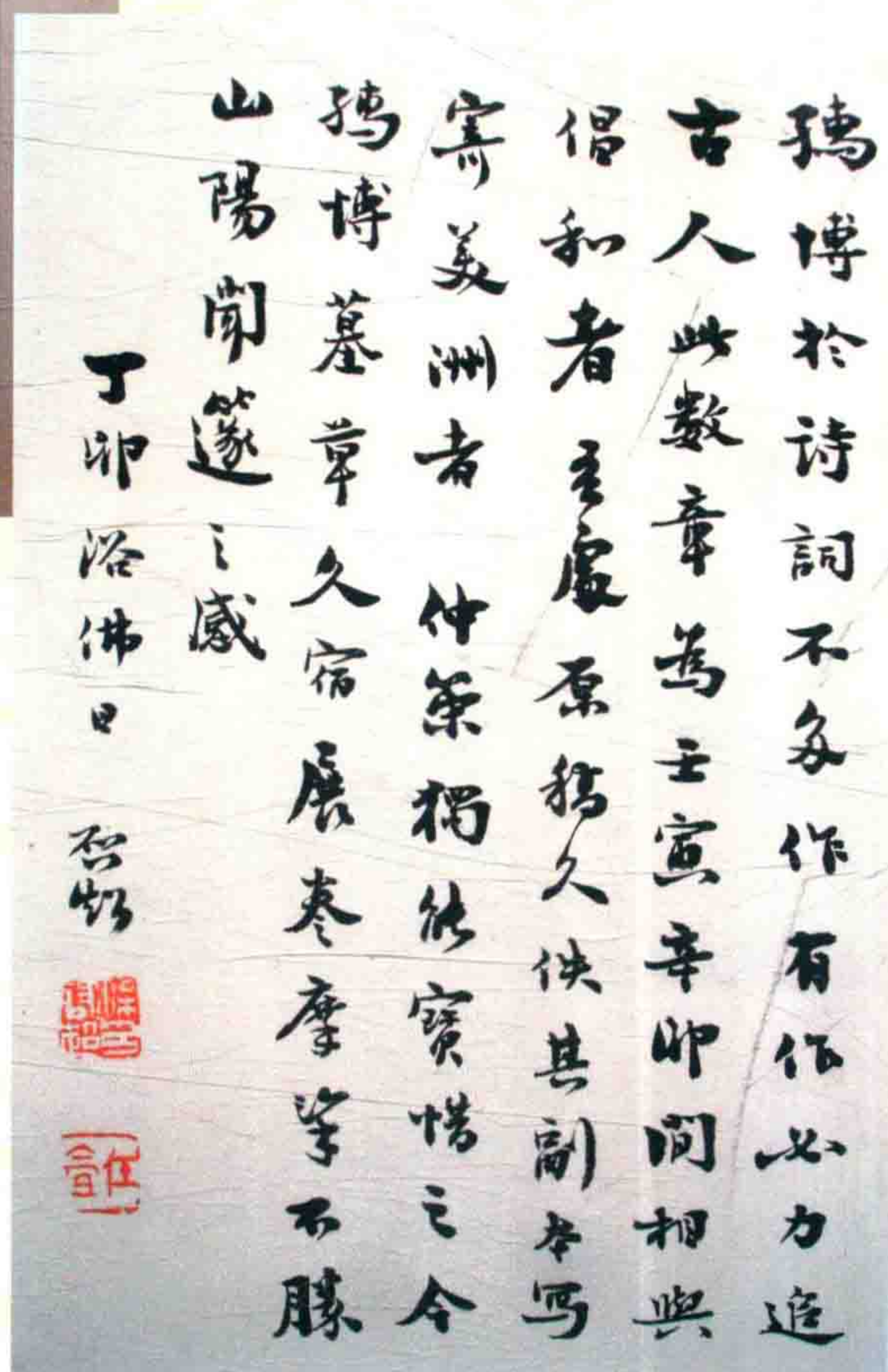
《上大总统书》（部分）

梁啟超脫黨通告
 鄙人自進步黨成立以來被推忝任理事
 由漸稀薄不能為黨有所盡力頃
 已函知本部長辭去脫黨並辭理事
 及粵支部長之職此後心復與開
 黨事其他多端自稱政治法固精神皆於
 絕關係特此佈聞

《梁启超脱党通告》



梁启超挽康有为联（草稿）



梁启超手稿

总 序

戴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国家批准建议纂修清史之报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组成之领导小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编纂工程于焉肇始。

清史之编纂酝酿已久，清亡以后，北洋政府曾聘专家编写《清史稿》，历时十四年成书。识者议其评判不公，记载多误，难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乱不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领导亦多次推动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辍。新世纪之始，国家安定，经济发展，建设成绩辉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进步，学界又倡修史之议，国家采纳众见，决定启动此新世纪标志性文化工程。

清代为我国最后之封建王朝，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远。清代众多之历史和社会问题与今日息息相关。欲知今日中国国情，必当追溯清代之历史，故而编纂一部详细、可信、公允之清代历史实属切要之举。

编史要务，首在采集史料，广搜确证，以为依据。必藉此史料，乃能窥见历史陈迹。故史料为历史研究之基础，研究者必须积累大量史料，勤于梳理，善于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行科学之抽象，上升为理性之认识，才能洞察过去，认识历史规律。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犹如水之于鱼，空气之于鸟，水涸则鱼逝，气盈则鸟飞。历史科学之辉煌殿堂必须岿然耸立于丰富、确凿、可靠之史料基础上，不能构建于虚无缥缈之中。吾侪于编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献丛刊”、“档案丛刊”，二者广收各种史料，均为清史编纂工程之重要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质量；二为抢救、保护、开发清代之文化资源，继承和弘扬历史文化遗产。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多、乱、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国素称诗书礼义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栋，尤以清代为盛。盖清代统治较久，文化发达，学士才人，比肩相望，传世之经籍史乘、诸子百家、文字声韵、目录金石、书画艺术、诗文小说，远轶前朝，积贮文献之

多，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昔梁元帝聚书十四万卷于江陵，西魏军攻掠，悉燔于火，人谓丧失天下典籍之半数，是五世纪时中国书籍总数尚不甚多。宋代印刷术推广，载籍日众，至清代而浩如烟海，难窥其涯涘矣！《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清代书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种，人议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增补书一万零四百三十八种，超过原志著录之数。彭国栋亦有《重修清史艺文志》，著录书一万八千零五十九种。近年王绍曾更求详备，致力十余年，遍览群籍，手抄目验，成《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增补书至五万四千八百八十种，增加书目超过原志四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书之全豹。王绍曾先生言：“余等未见书目尚多，即已见之目，因工作粗疏，未尽钩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书籍总数若干，至今尚未能确知。

清代不仅书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档案留存于世。中国历朝历代档案已丧失殆尽（除近代考古发掘所得甲骨、简牍外），而清朝中枢机关（内阁、军机处）档案，秘藏内廷，尚称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档案，多达二千万件。档案为历史事件发生过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于当事人亲身经历和直接记录，具有较高之真实性、可靠性。大量档案之留存极大地改善了研究条件，俾历史学家得以运用第一手资料追踪往事，了解历史真相。

二曰乱。清代以前之典籍，经历代学者整理、研究，对其数量、类别、版本、流传、收藏、真伪及价值已有大致了解。清代编纂《四库全书》，大规模清理、甄别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销毁所谓“悖逆”、“违碍”书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时经师大儒，联袂入馆，勤力校理，尽瘁编务。政府亦投入巨资以修明文治，故所获成果甚丰。对收录之三千多种书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种存目书撰写详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内容要旨，述其体例篇章，论其学术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编成二百卷《四库全书总目》，洵为读书之典要、后学之津梁。乾隆以后，至于清末，文字之狱渐戢，印刷之术益精，故而人竞著述，家娴诗文，各握灵蛇之珠，众怀昆冈之璧，千舸齐发，万木争荣，学风大盛，典籍之积累远迈从前。惟晚清以来，外强侵袭，干戈四起，国家多难，人民离散，未能投入力量对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档案，深藏中秘，更无由一见。故不仅不知存世清代文献档案之总数，即书籍分类如何变通、版本度藏应否标明，加以部居舛误，界划难清，亥豕鲁鱼，订正未遑。大量稿本、抄本、孤本、珍本，土埋尘封，行将

湮灭。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与坊间劣本混淆杂陈。我国自有典籍以来，其繁杂混乱未有甚于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献档案，非常分散，分别度藏于中央与地方各个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教学研究机构与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级之档案言，除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一千万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档案在战争时期流离播迁，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外，尚有藏于沈阳辽宁省档案馆之圣训、玉牒、满文老档、黑图档等，藏于大连市档案馆之内务府档案，藏于江苏泰州市博物馆之题本、奏折、录副奏折。至于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档案文书，损毁极大，但尚有劫后残余，璞玉浑金，含章蕴秀，数量颇丰，价值亦高。如河北获鹿县档案、吉林省边务档案、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河南巡抚藩司衙门档案、湖南安化县永历帝与吴三桂档案、四川巴县与南部县档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鱼鳞册、徽州契约文书、内蒙古各盟旗蒙文档案、广东粤海关档案、云南省彝文傣文档案、西藏噶厦政府藏文档案等等，分别藏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甚至清代两广总督衙门档案（亦称《叶名琛档案》），被英法联军抢掠西运，今藏于英国伦敦。

清代流传下之稿本、抄本，数量丰富，因其从未刻印，弥足珍贵，如曾国藩、李鸿章、翁同龢、盛宣怀、张謇、赵凤昌之家藏资料。至于清代之诗文集、尺牍、家谱、日记、笔记、方志、碑刻等品类繁多，数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天津、武汉及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不少贮存。丰城之剑气腾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寻访必有所获。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苏州、常熟两地图书馆、博物馆中，得见所存稿本、抄本之目录，即有数百种之多。

某些书籍，在中国已甚稀少，在海外反能见到，如太平天国之文书。当年在太平军区域内，为通行之书籍，太平天国失败后，悉遭清政府查禁焚毁，现在中国，已难见到，而在海外，由于各国外交官、传教士、商人竞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国图书馆中保存之太平天国文书较多。二十世纪内，向达、萧一山、王重民、王庆成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寻觅太平天国文献，收获甚丰。

四曰新。清代为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之过渡阶段，处于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之中，产生一大批内容新颖、形式多样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

稣会传教士来华，携来自然科学、艺术和西方宗教知识。乾隆时编《四库全书》，曾收录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利玛窦《乾坤体义》，熊三拔《泰西水法》、《简平仪说》等书。迄至晚清，中国力图自强，学习西方，翻译各类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所译声光化电之书，后严复所译《天演论》、《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纾所译《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文艺小说。中学西学，摩荡激励，旧学新学，斗妍争胜，知识剧增，推陈出新，晚清典籍多别开生面、石破天惊之论，数千年来所未见，饱学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国传统之知识框架，书籍之内容、形式，超经史子集之范围，越子曰诗云之牢笼，发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变化，出现众多新类目、新体例、新内容。

清朝实现国家之大统一，组成中国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现以满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傣文、彝文书写之文书，构成清代文献之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献档案更加丰富，更加充实，更加绚丽多彩。

清代之文献档案为我国珍贵之历史文化遗产，其数量之庞大、品类之多样、涵盖之宽广、内容之丰富在全世界之文献档案宝库中实属罕见。正因其具有多、乱、散、新之特点，故必须投入巨大之人力、财力进行搜集、整理、出版。吾侪因编纂清史之需，贾其余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装网络，设数据库，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贮存、检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侪汲深绠短，蚁衔蚊负，力薄难任，望洋兴叹，未能做更大规模之工作。观历代文献档案，频遭浩劫，水火兵虫，纷至沓来，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为浩叹！切望后来之政府学人重视保护文献档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续努力，再接再厉，使卷帙长存，瑰宝永驻，中华民族数千年之文献档案得以流传永远，沾溉将来，是所愿也！

二〇〇四年

前言一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别名甚多，如佞人、任甫、哀时客、爱国者、中国少年、自由斋主人、饮冰室主人、中国之新民、沧江、远公、潜夫、新史氏、逸史氏、饮冰子、新民丛报记者等。广东新会人。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1887年，肄业广州学海堂。1889年，中式举人。次年，入京会试，归途经上海，购得《瀛环志略》和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读之。回到广州，听说康有为上书请变法不达，偕陈千秋往谒，自是肄业万木草堂三年，自称“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清朝被日本侵略者打败。次年，签订《马关条约》，民族危机严重，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一千三百余人发动“公车上书”，呼吁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此后，又在北京、上海组织强学会，梁启超追随其左右，编《万国公报》，任强学书局主笔，《万国公报》也改名为《中外纪闻》，译印西方格致有用之书，并附论说。

强学会被封禁，梁启超来到上海，协助汪康年创办《时务报》，以“变法图存”为宗旨。连载《变法通议》，呼吁“去塞求通”，猛烈抨击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力陈不变法之害，指出：“法者，天下之公理也”，以“变动科举”和“工艺专利”为变法的“本原”。议论新颖，文字近俗，“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陋，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①。梁名大著，与师康有为合称“康梁”。《时务报》也于数月之间销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

^① 胡守敬：《戊戌履霜录》卷四，《梁启超传》。

接着，梁启超又到澳门，筹办《知新报》（初拟取名《广时务报》），撰《叙例》，兼撰述。次年，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鼓吹“开民智”、“兴民权”。

1898年，入北京，筹划保国会，“激厉愤发，刻念国耻”。6月11日，光绪皇帝下诏变法，赏梁启超六品卿衔，办理译书局事务。9月，政变起，流亡日本，刊发《清议报》，以“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义”为宗旨，抨击慈禧、荣禄，拥护光绪，《戊戌政变记》、《光绪圣德记》先后刊布。

1902年2月，刊行《新民丛报》，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①，“固知事无可为，而专以昌明文化自任”。创作《新中国未来记》等小说，提倡“诗界革命”。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民报》刊布，梁启超主张“开明专制”，以“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不能相容”，与《民报》论战。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次年，梁启超与蒋智由等组织政闻社于东京。1910年，创刊《国风报》，宣传立宪请愿。

1912年冬，由日返国。1913年，组织共和党。旋与民主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任理事，推黎元洪为理事长。熊希龄组阁，邀为司法总长。1914年，改任币制局总裁。次年，策划蔡锷组织护国军，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后又组织研究系。1917年，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

1919年，游历欧洲。返国后组共学社，发起讲学会。1921年，应天津南开大学之聘，主讲中国文化史。1922年，至北京清华学校讲课。此后，常作学术讲演，并“拼命著书”。

二

梁启超论文最早的结集是何擎一编的《饮冰室文集》，1903年，由广智书局出版。辑集梁氏1896年至1902年在《时务报》、《清议报》和《新民丛

^① 《新民丛报》第一号，《本馆告白》，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一日出版。

报》头几个月的论著，采用编年体。梁氏写了序言和《三十自述》。

1910年，广智书局重印《饮冰室文集》，由何擎一增订补编四卷，《凡例》谓：“今辑癸卯、甲辰、乙巳、丙午四年之文为一集，名曰补编”。

与此同时，广智书局又将《饮冰室文集》分类编辑，于1905年出版，名《分类精校饮冰室文集》，收辑梁氏早期著作，分通论、政治、时局、宗教、教育、生计、学术、学说、历史、传记、地理、杂文、游记、谈丛、韵文、小说十六类，下系年月，约二百万字。

1916年，商务印书馆印行《饮冰室丛著》，精装四册，平装二十册，收录梁启超1902年至1915年的学术专著《新民说》、《德育鉴》、《墨学微》、《史传今义》、《国学蠡酌》、《节本明儒学案》、《中国之武士道》、《西哲学说一啻》、《外史鳞爪》、《政闻时言》、《饮冰室自由书》、《新大陆游记》、《小说零简》等十三种，封面和每书题“启超自署”，近二百万字。

同年，中华书局出版《饮冰室全集》四十八册，《例言》称：“由先生（指梁氏）指示梗概，凡不惬意之作，以及兴到涉笔、无关宏旨者，悉从刊落”。“年代较远者，多付删汰”。它是由梁启超“亲自料简”的，分论说（包括通论、专论等）、记述（包括序跋、学案、历史、传记等）、杂文（包括杂记、时评、杂评、书牘、谈藪等）、美文（包括诗、词、曲、骈文等）等类，附录提案和演说辞，大都是1902年至1915年间的政论和学术文章，约二百余万字，与商务版的《饮冰室丛著》“各有所重”。

1926年，梁廷灿重编《饮冰室文集》，凡八十卷，中华书局出版，署“乙丑重编”。《序例》称：叔父为文为坊间所哀辑者，大抵以意增删，恐读者未得叔父为文之意，因取原稿重编。凡五集：第一集为1898年所作，第二集为1898年冬至1911年作，第三集为1912年至1918年作，第四集为1919年至1925年作，第五集为附录，收题跋、诗词、小说等。内容较前出各集丰富，但仍不齐全，如已经印成单行本的《德育鉴》、《国民浅训》、《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墨经校释》、《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陶渊明》等就未辑入。

梁启超逝世后，林志钧编辑的《饮冰室合集》于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包括文集十六册、四十五卷，专集二十四册、一百零四卷，合四十册、一百四十九卷。《例言》谓：“本编以编年为主，搜集已印、未印诸作，分两

大类：甲类文集，附诗词、题跋、寿序、祭文、墓志等；乙类专著，附门人笔记若干种。约以时代先后为次，专著中又各自为类，而第其年次，前印各集，年次有疏舛者，亦均详为订正。”又说：“全书据初印旧本覆校，其有手稿者，则悉依原稿校定；专著各种，间有厘订之处”。过去出版的各种文集，除《饮冰室丛著》外，大都不收专著，《合集》不仅收录专著和已刊论文、诗词，还收入不少未刊文稿，近一千万字，在已出各本中内容最为丰富。

但是，《合集》编辑比较仓促，搜辑仍不齐全，如发表在《知新报》上的《创办〈时务报〉源委》，与《民报》论战的《杂答某报》就未收录。在年代考证上也有疏漏，如《读书分月课程》写于1894年冬。还有梁启超发表在报刊上的佚文和大量书札未曾辑入。

至于坊间所刊梁启超文集还有多种，如《重订分类饮冰室文集全编》二十册，上海广益书局石印本，书脊署“壬癸合刻”（壬辰）；《饮冰室文集》，1909年普新瑞记书局石印本；《梁启超文集》（《康有为梁启超文集合刻》），1914年上海共和编译局石印本；《梁任公文集汇编》，1914年上海交通图书局出版；《梁任公文钞》，1915年上海进步书局出版；《梁任公近著》第一册，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饮冰室全集》，1925年上海华成书局出版；新式标点《饮冰室文集》，1925年上海大通书局出版；《新编分类饮冰室文集全集》，1928年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订正分类饮冰室文集全集》，1933年上海新民书店出版；《饮冰室全集》，1935年上海文化进步社出版；《饮冰室全集》，1936年上海荣记书店出版；《饮冰室全集》，1936年文学响导社出版；还有《梁任公文选》、《梁任公文存》等等。这些“全集”，大都掇拾梁氏已刊诸作，搜辑既不齐全，校印又多讹误，很少可取。

梁启超的著作甚多，惜“全集”不全，“合集”有漏。那么，全面搜集、系统整理，编出一部新的《全集》，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三

梁启超的诗文著述，除专著外，很多是在他主编的杂志中刊出的，所以

要编辑他的“全集”，就得从各该报刊中广事搜集，仔细查阅。

从1896年起，梁启超先后主编或撰述的刊物^①有：

《时务报》 旬刊，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每册约二十余叶，以石版印连史纸上，分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诸栏目，其中域外报译一栏目，几占全册二分之一，另附各地学规、章程等。到1898年8月停刊，出了69册。

此后，他主编的刊物有：

《知新报》 旬刊，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1897年2月22日）在澳门创刊，梁任撰述。原拟定名为《广时务报》：“一切派报、阅报章程，悉依《时务报》成例”。旋以“报主维新，无取复沓，故更名《知新报》”^②。梁氏除在第一册布出《〈知新报〉叙例》外，又自第十七、十八册起刊载论文、函札等16篇。政变后仍继续出版。

《清议报》 旬刊，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1898年12月23日）在日本横滨创刊。第十一册起，每册分九类刊登：一、本馆论说；二、来稿杂文；三、中国近事；四、外论汇译；五、万国近事；六、政治学谈；七、支那哲学；八、政治小说；九、诗文辞随录。明确指出：“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载有梁氏论文多篇，主张君主立宪。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1901年12月21日），《清议报》第一百期出版，梁氏撰《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出版第二天，清议报社失火，《清议报》宣告停刊。

《新民丛报》 半月刊，每月旧历初一日、十五日发行。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一日（1902年2月8日）在日本横滨发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起，改为每月旧历十四日、二十九日发行。以后经常不能如期发行。《新民丛报》历时六年，共出九十六号，编辑和发行人署冯紫珊，实为梁启超负责，刊物上重要文篇也大都出自梁氏之手。创刊号《告白》称：“本报取名《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必先维新吾民”。初创时，分图画、论说、学说、国闻短评、中国近事、海外汇报、史传、地理、教育、学术、兵事、名家谈丛、舆论一斑、杂俎、小说、文苑、介绍新著各栏。第二年

① 在此以前，尚有《万国公报》（北京）、《中外纪闻》。无署名文章。

② 《知新报》第一册，《本馆告白》，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出版。